

都市火魂

689871

都市火魂

44.572
C2108

浦建明

社样库清3



100505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王志伟

都市火魂

浦建明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33,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500册

ISBN 7-5321-0948-3/I·691 定价：3.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消防指战员生活的长篇小说。人们常说，火海无情，然而我们的消防战士，面对熊熊烈火，毫无畏惧，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小说塑造了张海涛、王卫平等先进战士的形象，表现了消防指战员对人民的赤诚的心和在火海中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揭示了“人民消防爱人民”的唯一宗旨。

小说对火场的描写生动逼真，生活气息较浓，情节引人入胜。

本书作者也是一位消防战士，亲历过险恶的火场，为战友的英雄行为所激动所感染，抒发了一曲来自心灵深处的颂歌。

目 录

一	狰狞的火妖·····	1
二	战友情深·····	14
三	渴望·····	25
四	火魂·····	35
五	考验·····	55
六	记者采访·····	61
七	告慰英灵·····	69
八	静静的哀思·····	79
九	无边的悔恨·····	86
十	感情的漩涡·····	95

十一	选择·····	106
十二	心头的秘密·····	114
十三	泥土般朴实·····	128
十四	真情·····	139
十五	忠诚的爱·····	146
十六	负伤·····	151
十七	难完成的报告文学·····	154
十八	不朽的珍宝·····	161
十九	脆弱的感情·····	181
二十	感染·····	186
二一	觉醒·····	194
二二	永恒的眷恋·····	198
二三	新生·····	202

编后感言 ·····	205
------------	-----

一 狰狞的火妖

市区马路上，人流车潮，似一股股巨大的漩流，消防车就像坦克陷入了沙泥。消防战士心急如火，警笛声撕裂人心，太慢了，车速太慢了，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财产啊！

“大家注意，火场快到了，做好战斗准备。”从车头传出副指导员萧强的命令。

凡事越急越出岔子，消防车好不容易凭藉着尖利的警笛声扫开一条道路，却遇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骑车迎面而来，自行车里外晃了几下就连人带车摔倒在马路中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嘎吱”一声，消防车轮恰巧在自行车边上停下。车上的红色警灯在阳光下摇曳闪烁，刺人心魄的警报声一阵紧似一阵，咆哮着，整条马路被震撼了。那中年男子一时晕头转向，先是弃车自顾逃去，可舍不得自行车又趑趄转身来，慌忙中脚一滑，一个趑趄，摔倒在地，一时动弹不得。张海涛急得心抓似的，他想跳下车去帮一把那中年男子，又怕下车后跟不上趟，误了事。猛地，张海涛眼前一闪，王卫平跳下了车，只见他手疾眼快，一弯腰扶起那辆自行车，朝边上一推，又一蹲身拖起中年男子，往正在走来准备帮忙的人怀里一搽，返身时刚好消防车擦身而过，他一蹬腿，跃上了

车沿脚踏板。张海涛连忙用手将他稳住。张海涛佩服王卫平，用赞许的目光向他致意。

火灾发生在坐落于萨西路上的沪城第一制漆厂的硝基漆车间。这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楼房，总面积在五千方米左右。火场东侧同南方工具厂的平房砖木结构车间相连，西侧为马路，南侧与溶剂仓库、硝化棉仓库相隔几米，北侧同另一车间毗邻。四面八方潜伏危机，如果扑救不当，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沪东消防中队第一个赶到火场，副指导员萧强一方面部署战斗，一方面让通讯员向指挥中心报告火情，请求派增援车辆。

指挥中心通过了望台已略知火情概况，沪东消防中队通讯员报告火情的时候，战训科王副科长也驱指挥车带领几辆消防车到达火场。萧强松了口气，王副科长果断地命令两名参谋分头负责指挥东南和西北两股消防队伍，拉开了整个灭火战斗的序幕。

火场的上空是一团团如蘑菇状的浓烟，整个硝基漆车间已成立体式燃烧，浓烟夹带着火球从各层的窗口里凶猛地窜出，好比是无数条火龙卧在窗口张牙舞爪窥视着四周。火势太猛烈了，几十枝水枪从外围朝大楼喷射，犹如朝火焰山上浇水，那一枝枝具有五公斤压力的水枪，显得是那般的无力。消防车辆多，水枪也多，自来水管中的整个压力减小了，眼看着水枪压力越来越小，战士们恨不得在水枪口再加上一只压力器，使水流增大，增激，增猛。张海涛眼也急红了，紧握水枪站在靠马路的围墙上，一个劲地对准二楼窗口猛射，水枪在他手里显得太轻。“班长，我爬上去。”他火急火燎地

朝墙下的陈勇嘶声喊道。

陈勇扫视大楼一眼，缓慢无力地摇摇头说：“没有登高的地方，窗口全被火封锁住了。”云梯车还没有赶到，又没有更理想的登高用具。那么怎么办呢？张海涛划动着射程不很远的水枪，时不时瞅一眼指挥员，期待着他们能拿出一个好法子。

车间内有醋酸丁酯、醋酸乙酯、苯、乙醇等化学物品，最危险的是一级易燃固体硝化棉，燃点低，极易燃烧，甚至爆炸。这些化学物品，用水是不易扑灭的，需要用大量的泡沫和干粉。然而泡沫消防车和干粉消防车到场的还不多，一时也还没组织起来。

萧强亲自携带一枝水枪欲沿墙角上攀，突然发现四楼窗口有人影晃动，他用水枪朝上喷，打散浓烟，这时他透过烟雾，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在无力地挥动着双手，看样子是个工人，在烟熏火烤下走投无路，有下跳的可能性。萧强大声喊道：“不要跳楼，我们来救你。”两名通讯员迅速从消防车上取出一条上写“不要跳楼，等待援救”的横幅，向楼上受困的人展示开来。这时他想，如果去调刚到火场的云梯车，时间已不允许，况且这儿云梯车靠不上，最好能有一个具有熟练技能和顽强拼搏精神的消防战士，靠冲锋梯上去，然后用救命绳将工人救下。

“张海涛，你来！”副指导员萧强大声发出命令。一名消防战士迅速去接替下张海涛。火场上，需要每个战士默契地配合，指挥员的战斗计划才能得到实施。萧强也已将水枪交给了战士，对闻讯赶来的王副科长说道：“用冲锋梯上去救

人。”说着手指一下正迎面奔来的张海涛。

“好，就这么办。你组织两枝水枪掩护他。”王副科长并不熟悉张海涛，但是指挥员相信每一个战士。

“用冲锋梯上四楼，看到了吗？那里有一个工人，救他下来。”萧强手指着四楼窗口，向张海涛交待任务。

“坚决完成任务！”在张海涛身上，凝聚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楼窗口的火被水枪压住了，张海涛身背救命绳，纵身一跳，挂上冲锋梯爬了上去。二楼窗口中的烈焰一窜一窜地朝外喷吐，萧强指挥着水枪手从两侧往窗口射水，在窗前形成一个“三角空间”，让张海涛趁空档而上。水柱打在窗框上和墙上，如雨飞溅，造成一股强大的水雾。张海涛喘不过气，只得屏住呼吸腾身向上，当他手抓住窗口，翻身上窗台时，水枪稍稍地抬高了一些，以免打在他身上。然而由屋内燃烧过的气流喷在张海涛身上，也不亚于一团团烈火扑身。张海涛站立住，敏捷地一闪身，将身体贴到了墙上，扭头大喊：“朝窗口打水！”萧强连忙帮一名水枪手托住水枪，说：“打，朝窗打。千万别打在人身。”如果水枪打在张海涛身上，无疑是他发射了一排子弹，强大的水柱会将他打落在地，而要做到水枪打在张海涛身边，又打不着他身体，难度是很高的。水枪手咬紧牙关，用全力握住水枪，尽量使水枪托稳打准。在这一刹那间，张海涛一猫腰，手抓住梯子猛向上一抛，梯子准确地挂上了三楼窗口。萧强暗暗叫绝，他马上令水枪手将枪口朝上移，打三楼窗口，将火舌压下。

水枪射高是有限度的，再加上水压不够，要射到三楼窗

口很困难。那凶狠的火舌越加猖狂地跳跃着，窜动着。

“水压！水压！”

萧强大声喊着，可是水压也是有限度的。萧强夺过水枪，将枪口托高，颤抖着双臂，支撑住水枪。

火舌被压下去了，张海涛登上三楼窗台。那工人从四楼窗口伸出手，像一个透过迷雾看到了东升旭日的人，急切地挥动着。这时火舌又一次趁水枪移动之际从三楼窗口窜出，直冲冲喷向张海涛。“啊！”随着一声惨叫，张海涛仰面欲倒，地面上看到这一情景的人，都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张海涛却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一扇铁窗，人腾空吊在那里。“张海涛，挺住！”萧强摔开水枪，却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这时，只见张海涛另一只手也抓住了铁窗，他将右手稍挪了一挪，使之抓牢固，一只脚踩住窗台一角，用另一只脚钩住梯子，将梯子全力向上一抬，“嗨”地发出了声巨喊，梯子应声飞了上去，他疾速用左手稳住往上飞的梯子，再慢慢向上升，梯子颤颤抖抖地挂上了四楼窗口。地面上的人终于松了口气。

“水枪，打！”萧强猛然清醒过来，忙指挥水枪继续攻击火舌。这时张海涛从铁窗上攀登，很容易地跨上了冲锋梯，攀上四楼窗口。不过令张海涛不解的是，那个刚才还使劲地挥动手的工人不见了，疑惑中，他的脚却踩在软绵绵的物体上，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踩到了什么，连忙将脚一缩，低头一看，原来那工人在窗口下躺着。他连忙用手试试，呼吸还没有停止。

张海涛迅疾解下背上的救命绳，娴熟地将工人捆绑在自

己背上。工人的身体压在张海涛的背上，像一块沉重的铅块。要在平时，背负一个人，张海涛是轻松的，现在，他的腿肚子有点微微颤抖。他定定心，将救命绳的一端紧紧系住铁窗栏杆上，反复地打了很多结子，才一咬牙，纵身跳下楼去。

从四楼滑到平地，张海涛只在中间跳跃了一次。当张海涛脚一着地，战友们腾不出手鼓掌，却异口同声喊出了两个字：“漂亮！”

灭火战斗已持续了二十分钟，火势并没有减弱，仅仅被压缩在大楼内没有蔓延。消防处余徐副处长和战训科闵科长及几个参谋，携同一批应援车辆赶到了火场。很快，以余徐为总指挥，以闵科长为核心，以参谋人员为主体的火场指挥中心形成了。几分钟后，指挥中心下达了“死守阵地，先围后灭，强行内攻，分层从上至下扑救”的命令。

沪东消防中队的任务是：要用四枝水枪组成一个阵地，死守大楼底层西侧的一个溶剂仓库。

由乙醇、丙酮、醋酸丁酯、甲苯等配成的混合剂，燃点在 28°C 以下，一碰明火，立刻燃烧或爆炸。说溶剂仓库是火妖的老巢一点不错。里面浓烟翻腾，墨墨洞洞一片黑，进入仓库如进入一只在火中烤炙的大铁罐，时不时有一股热浪从深处扑来，远处隐隐约有火光在闪烁，像火妖在眨着狡诈而凶恶的眼睛，萧强将水枪布置在有火光的对面，他高声喊道：“没有命令不准后退。”

张海涛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就仿佛听到一枚定时炸弹临爆前的声音，他没有在意，而火辣辣疼痛的眼睛却令人难熬，喉咙透不过气来，叫人难受，他渴望有一块湿毛巾

捂在脸上，捂住眼睛，捂住嘴巴。只要人能生存下去，保住仓库就有希望。

浓烟混合着化工物品燃烧后产生的雾状有毒气体，像一只大网罩住消防战士，一名水枪手无声地倒下了，萧强令第二水枪手将这枝水枪关上，把倒下的战士背出去，但是他话还没说完，自己也倒下了，水枪甩脱了手，像响尾蛇的尾巴那样来回扫动，班长陈勇用单手奋力抓住这枝水枪，大喊大叫道：“退下去，全部退下去，我一个人来守。”这种近乎于耍脾气的命令，谁也没听。

躺在地上的萧强，迷迷糊糊听到陈勇意气用事的命令，挣扎着爬起来大喝道：“陈勇，不能退，靠一枝水枪守不住阵地。”

“娘的，还愣着发啥呆，快去背人。”陈勇说着朝帮他挡水枪的王卫平踢了一脚。王卫平不敢怠慢，背起副指导员跑了出去。

八个人，现在倒下两人，也有可能还要倒下。陈勇心急如焚，他又骂开了：“娘的，为什么不让救险班上来，救险班吃他娘的干饭的！”

萧强被王卫平背出来后，很快清醒，他支撑起身体，跌跌撞撞奔到总指挥面前报告道：“余总指挥，溶剂仓库内烟大毒气浓，是否能调一个救险班上？”

余总指挥望着萧强苍白的脸问：“你们能顶住吗？”

“很困难。”萧强说完话，又见从溶剂仓库内背出一名战士，他于是又追补一句，“再顶下去恐怕都要倒下，有救险班最好。”

闵科长说道：“要坚持，到达火场的三个救险班都在二楼和三楼火场内，抽调不出来，其他救险班又一时赶不到。你们一定要顶住，事关整个火场啊。”他倒也并不是不心疼战士，为了整个火场，不能心软。如果将溶剂仓库的水枪阵地撤下，万一……这个“万一”不堪设想。

“一定要顶住。应援力量还在赶来，他们一到，我就马上派人来支援你们。”余总指挥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还是命令死守阵地。

“请放心！”萧强又返身冲向溶剂仓库。

溶剂仓库内还有陈勇和张海涛手中的两枝水枪在出水，其他战士一个个都倒下了。萧强眼里辣蓬蓬的，眼泪“刷刷”地滚落下来，一半是被烟熏的，一半是被沉重的心情挤压的。萧强扶起倒下的战士往外跑，虚脱的身体摇摇晃晃，走出仓库不多远，沉重的腿再也拖不动了，踉跄几步，连同被扶的战士一起倒下，不省人事。

看到这一情景，余总指挥难过极了，他失态地朝闵科长喊道：“你指挥大家动作快点。”

闵科长无可奈何地说：“那是否抽调一个中队上溶剂仓库？”

“不能，”余总指挥不假思索地说，“现在一枝水枪也不能换下，稍一不慎，全功尽弃。”

溶剂仓库内，单调的水枪射水声，冲不破那层层叠叠的浓雾黑烟，反而给沉寂的四周更增添了几倍空虚。陈勇的体力快支持不住了，毒烟使他胸口一阵阵恶心难当，他蹲下身，将水枪搁在腿上，紧闭嘴唇，坚持着。突然，他想起什么似

地急忙侧头看看张海涛，不觉使他大惊失色，只见张海涛一动不动地依在一根墙柱上，“张海涛！”打雷般的喊声在仓库内回荡，他怕张海涛会永远也听不到他的喊声。

“嗯，班长。”张海涛懂得班长的心思，所以也高声回答。

陈勇心头一热，不禁想起张海涛平日训练时咬得住牙，耐得住劲的一幕幕情景。张海涛曾经常根据陈勇的指点，专项训练长时间屏气和在烟熏火烤下“如何少呼吸多吐气、以吐气的间隙完成呼吸”这个自我保护方法，也算是他的一个绝招吧。这一绝招现在对陈勇来说一点也不起作用，张海涛却安然无恙，这使陈勇对张海涛十分佩服，同时，他又十分的惭愧，在平时训练中总以为自己是老战士了，喊口令多，自我训练少，体力明显不如以前，平日感觉不到，关键时刻就见分晓。

陈勇觉得手中的水枪如一尊千万斤重的大炮，跪着的腿再也支持不住了，连连喊道：“张海涛，张海涛，你靠过来。”他是想要张海涛靠近支撑他一下。

“班长，你撤出去吧。”张海涛不敢离开墙柱一步，他深深知道稍一移动，就会支不住水枪而倒下，一倒下也就爬不起来了。

“不，我不能撤，一枝水枪不顶事。”陈勇说完，人向前一扑，脸贴在地面上，两手举着水枪，让水枪口抬高，胡乱地向前射水。地面上已积了一层水，水是能吸收烟雾和毒气的，所以离地面半尺许的空间是一层少烟雾和毒气的较安全区域。陈勇把半个脸贴在水里，不让鼻孔被水淹没，这样呼吸起来省力多了。

这时，有两名战士打着趑趄走进仓库。他们是被背出去后才清醒过来的。

“班长，快出去！”一个战士欲替换陈勇。

“再出一枝水枪。”陈勇抓住水枪不放，无力地说着，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手里的水枪却不听使唤地来回摆动起来。两名战士奋力扑上去，像是扑一条力大无比的百斤大鱼，水枪来回扑腾几下，终于被制服了。一名战士稳住水枪后，用肩推一下另一名战士说：“快背班长出去！”

前面的火光增大了，还时时传来油漆桶爆炸的声音。这就好比被打败的敌人要夺路而逃，这对堵截敌人退路的阻击力量来说是增加了压力。夺路的敌人往往是要拚命的，火妖也到了拚命挣扎阶段，危险在逼近。陈勇虽然有些神志昏迷，但是他脑子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火情险恶，他不能退下去。但是他的全身器官不听使唤，脑子里想着的东西不知不觉都消失了。

当陈勇清醒过来时，已躺在外面的担架上，陈勇听到余总指挥在向萧强喊：“溶剂仓库一定要守住，这关系到几百名战士的生命和整个工厂安全。”陈勇也不知道从哪来了一股劲，一翻身下了担架，半跪着身，手指着余总指挥大嚷道：“你自己去顶着试试！你去试试。”他喊着喊着，力不从心，无力地垂下头，卫生员把他拖上担架，飞一般离开了火场。

四楼和三楼的火已基本扑灭，全部力量集中到了二楼和一楼，几辆干粉车和泡沫车都开到最佳位置。最后决战的时刻来到啦！

“我就怕溶剂仓库顶不住。现在对溶剂仓库的压力最大，

是否抽几枝水枪上溶剂仓库？”余总指挥紧蹙着双眉，对闵科长说。

“不行呵，顾不过来了。”闵科长为难地说道，“现在最好有应援车到。”

水枪不比步枪、冲锋枪可以提着就走的。水枪阵地的转移，拖泥带水，无数水带如网一般交织在一起，转移不当，会搅乱整个水枪阵地。

“丁参谋，王参谋，你俩去溶剂仓库，一定要守住。”闵科长叫住两名正在奔跑的参谋，不是让他们去指挥，而是要他们去当水枪手。战斗的关键时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报告余总指挥，江浦消防中队甲车、乙车赶到，请指示。”

“好！”余总指挥展开了双眉，接着又喊道，“萧副指导员！”

“萧副指导员在里面，我是通讯员。”沪东消防中队通讯员奔过来。

“你带林队长进溶剂仓库。林队长，你出几枝水枪，一定要保护住溶剂仓库。”余总指挥下命令道。

“是！”

林队长知道该怎么做。他一边指挥将水枪朝溶剂车间里运，一边命令通讯员去调战斗人员上来。

溶剂仓库里，张海涛依然没有倒下，他依托在墙柱子上，整个身躯仿佛和柱子融合在一起。他手中的水枪没有停止过喷射，就如他血管里的血液没有停止过流动一般。

张海涛毕竟是人，不是钢筋铁骨。即便是钢筋铁骨，也